

江南水鄉的早市

郝興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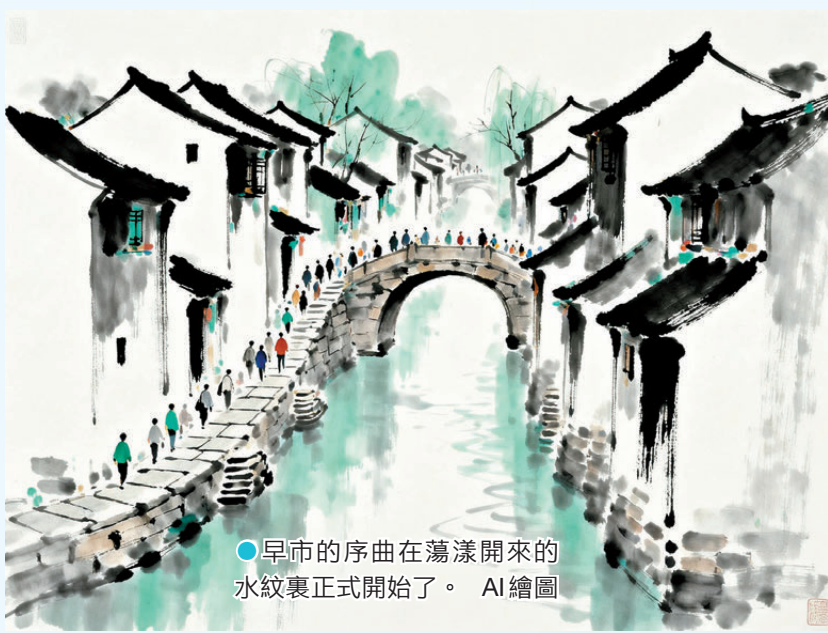
天還青灰着，石板路濕漉漉地反着微光，像一條沉睡的河。先醒來的，是聲音。不是人聲，是欸乃的櫓聲，從霧濛濛的河面上，一聲，又一聲，悠悠地蕩過來。木頭摩擦着木頭，濕潤而低沉，像這水鄉沉睡了一夜後，舒展筋骨時發出的、滿足的嘆息。接着，便是「吱呀——」一聲，臨河的一扇木門被推開了，探出一張婦人睡意惺忪的臉，旋即，一盆隔夜的溫水，「嘩」地潑進河裏，驚起幾圈懶洋洋的漣漪。這聲音，像一粒石子投進了寂靜的深潭，早市的序曲，便在這蕩漾開來的水紋裏，正式開始了。

霧氣是最好的帷幕，將一切都罩上了一層毛茸茸的、流動的灰白。人影在霧裏晃動，面目是模糊的，聲音卻格外清晰。賣菜的船，悄無聲息地靠了岸。船頭堆着沾泥的藕，船尾擠着帶露的菱角。賣菜的老伯不說話，只把一捆捆水靈靈的青菜、一籃籃紅艷艷的番茄，從船裏搬到石階上，擺開。那菜綠得逼你的眼，番茄紅得像要滴下蜜來，上面都滾着細密的、珍珠似的水珠子。買菜的婦人，挎着竹籃，蹲在石階上，手指掐掐菜梗，又掂掂分量，嘴裏絮絮地講着價，聲音不高，軟糯的方言像糯米年糕，拉拉扯扯，黏黏糊糊。講成了，便撩起衣襟，掏出用手帕包着的零錢；講不成，也不惱，笑笑，又挪到下一個攤子去。

空氣裏，味道是複雜的，卻又層次分明。這邊是炸油條的濃香，油在巨大的鐵鍋裏「滋

啦」作響，金黃的油條在裏面翻滾、膨脹，像一個個胖娃娃在溫泉裏嬉鬧。那邊是蒸糕團的甜香，米白的霧氣從木甑裏噴湧而出，帶着糯米最本真的、暖烘烘的醇厚。豆腐攤前，是清清淡淡的豆腥氣；魚攤旁，則是揮之不去的、帶着河泥和水草氣息的鮮腥。這些味道，熱騰騰的，濕漉漉的，糾纏在一起，卻不打架，反而調和成一種屬於江南清晨的、讓人心安的、活色生香的豐腴氣息。你深吸一口，五臟六腑便都妥帖了，醒了。

聲音漸漸稠密起來。剝肉餡的「篤篤」聲，清脆而富有節奏；竹刷子「喇喇」刷洗馬桶的聲音（這曾是水鄉清晨不可迴避的一景，如今雖少了，在舊街深處依稀可聞）；熟人相遇的招呼聲：「張阿姨，今朝的豆腐嫩伐？」「李阿婆，你精神蠻好！」……這些聲音不高，卻充滿了生活的勁道，在窄窄的河道與街巷間碰撞、迴盪，織成一張溫暖而喧騰的網，將每個



●早市的序曲在蕩漾開來的水紋裏正式開始了。 AI繪圖

人都網在其中。太陽終於捅破了雲層和霧氣，將金粉似的光，斜斜地灑下來。霧散了，早市的輪廓陡然清晰，色彩也鮮亮起來。青的瓦、白的牆、赭石的橋、碧綠的水，還有人們身上鮮亮的衣衫，一下子全跳進你眼裏。市聲達到了頂峰，卻又在陽光普照的那一刻，彷彿被鍍上了一層金色的、安寧的釉彩，喧囂依舊，卻不再急促，帶着一種塵埃落定的、飽足的慵懶。我立在橋頭，望着腳下這流動的、喧囂的、

氣韻生動的畫卷，忽然有些恍惚。這哪裏是買賣？分明是這水鄉古鎮，在每一個清晨，進行的一場盛大而虔誠的甦醒儀式。那船是它的脈搏，那河是它的血脈，那此起彼伏的鄉音是它的呼吸，那琳琅滿目的物產是它慷慨的饋贈。人們在這裏交換的，豈止是瓜果菜蔬？是昨夜的好夢，是今天的盼頭，是熟人社會裏的一份溫度，是日子與日子之間，那細密而堅韌的銜接。

霧散盡了，陽光亮得有些晃眼。早市到了尾聲，人潮漸退，攤販們開始收拾，船隻要搖向歸途。石板路上留下些菜葉、水漬，很快也被灑掃乾淨。河面重歸平靜，只有水波輕輕拍着石階，像在回味方纔的熱鬧。我轉身欲走，目光卻被橋墩下一處不起眼的角落吸引。一個頭髮花白的老漁民，正將最後幾條小魚從木盆倒入河中。小魚銀鱗一閃，倏忽不見。他直起身，捶了捶腰，望着空了的木盆，臉上露出一絲極淡的、近乎神聖的滿足。

我忽然明白了。這喧騰的、飽滿的，甚至有些蕪雜的早市，它的魂，或許並不全在那鼎沸的人聲與鮮活的交易裏。而是在這市聲將散未散之時，在那位老者放歸小魚入流的靜默裏。他將最後的收穫歸還給河流，彷彿完成了一個古老的、與自然不言而信的契約。原來，最深的江南味，不是索取的熱鬧，而是這懂得歸還的靜默。這早市，買走了一日的生計，卻把魂，悄悄還給了水。

糉葉拓片

趙仕華

一枚綠楔子，釘入記憶的骨縫。

溪水開始搬運渾黃的夏，母親說：「葉尖，已高過膝蓋。」

我們便走入清晨，走入苦竹塘的濕度，膠鞋吮吸泥潭，露水在葉脈上修建光的滑梯。

採摘的規矩，是挑選最寬大的那片新綠，如同認領，家族相傳的信物。

木盆盛滿山泉的甘甜，糯米在暗中膨脹。

臘肉的油光，是灶神瞌睡時，滴落的黃昏。母親的雙手，

在十五瓦的光暈裏，拆解又重組季節。她牙齒咬斷麻繩的「嗒」，是給每個飽滿的三角形，落鎖的聲音。

水汽頂起鍋蓋，醇香開始砌牆。我們被困困，在暖烘的堡壘中央。清晨，我們把棱角分明的敬仰，供上「天地國親師」的牌位。

我和哥哥用滾燙的急切，剝開一層層墨線，讓軟糯、鹹鮮與清苦，在齒間完成一場和解。

藍布包袱，壓彎通往山嶺的小徑。

多年後，我收到另一個童年遞來的贈禮。形狀笨拙，麻繩歪斜，一角微微綻開，露出生澀的，他的清晨。

我咀嚼出，一絲幾近失傳的橘皮香。他說，找不到新收的糯穀草了。

我聽見，千年江水，正流過我們共同的碗沿。

如今，我的孩子舉起他包的醜醜的糉子，像舉起一顆，尚未打磨的星球。

彩線纏繞着他的朝代。

我書房的寂靜裏，飄來舊日灶膛的餘溫。

所有道路都收束於一枚綠心，所有離別，都為了在蒸汽中重逢。那沉甸甸的密碼，並非藏在鍋裏，而在每一雙，試圖網緊月光的手中。

窗外的群山靜默，新葉的脈絡裏，古老的墨水，正滲向家譜的末頁。

時代詩行

一方豆腐，一城鄉愁

馬麗

剛走到泰安老街的巷口，老遠就聽見了那聲悠長的吆喝：「豆腐一嘍！」尾音在青石板路上不住迴盪，一下子把人拉回了小時候。

泰安的晨霧裏，總裹着一股醇厚的豆香。泰山腳下的老街還沒完全甦醒，巷口豆腐坊的梆子聲便篤篤響起了，像一串輕叩時光的鼓點。竹筐裏的豆腐塊瑩白似玉，溫潤如脂，邊角圓潤，透着一股乾淨的嫩氣，裹着泉水的清冽，那是獨屬於這座城市的美食，尋常，卻直叫我念念不忘。

我對泰安豆腐的偏愛，從小就刻在了骨子裏。那時候最盼着去豆腐坊，老匠人推着石磨，泡發的黃豆在磨盤間淌出細膩的漿汁，柴火灶上，白濛濛的熱氣裹着豆香瀰漫了整座院子。

點滷，是最見功夫的一步。師傅拿着長勺，順着鍋沿慢慢攪動，滴水細細地融進豆漿裏，不多時，原本順滑的漿水就慢慢凝成了一朵朵雪白的豆花，蓬鬆鬆的，宛如天上飄着的雲。接着用紗布兜住豆花，放進木框裏，壓上一塊乾淨的青石，水順着縫隙慢慢滲出來，豆腐也就慢慢成型了。這慢工出細活的道理，都藏在這一壓一擠裏。我們這群孩子就蹲在一旁，盯着剛出鍋的熱豆腐看。那豆腐嫩得能掐出水，通體雪白，顛巍巍地臥在案板上，用筷子一夾，卻又韌性十足，不會碎。急着解饞，便切一小塊兒蘸上粗鹽，雖然燙得舌尖發麻，卻依然哈着氣塞進嘴巴，那種味道，是後來吃過的各種豆腐替都無法代替的。

泰安豆腐的妙，全在這泰山泉水的滋養裏。弱酸性的泉水點出的豆腐，嫩而不散，

托在掌心輕晃，也不見塌縮。煮在鍋裏久嫩不碎，這是別處的豆腐難及的本事。

一塊豆腐，在泰安人手裏能變出百般花樣。初春，切一塊嫩豆腐，拌上切碎的香椿芽，淋幾滴香油，入口軟嫩細滑，帶着淡淡的豆香，清清爽爽，滿口都是春天的鮮氣；入夏，做成涼拌豆腐，澆上蒜泥醬油，涼絲絲的，嫩而不碎，越嚼越香，暑氣都能降一半；秋冬，最宜燉一鍋「泰山三美湯」，白菜、豆腐、泉水同煮，不加多餘調料，湯頭鮮得透亮，豆腐吸飽了湯汁，入口綿軟，暖乎乎的，從舌尖一直暖到心裏。

過年時，豆腐更是餐桌上的「主角」。老輩人說，「腐」與「福」諧音，一方白豆腐，便是「兜福」的好寓意。除夕的餃子餡裏，會摻些剁碎的豆腐，吸飽了肉香，口感細膩，不油不膩，鮮得很；節慶的宴席上，少不了紅燒豆腐、豆腐丸子，煎得金黃的豆腐裹着濃汁，外皮焦香，內裏軟嫩，咬一口汁水直流，越吃越有滋味，藏着「團圓富足」的期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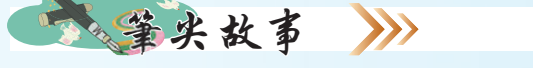
豆腐不僅是食材，更承載着泰安的文脈與期許。古時帝王封禪泰山，需素食潔心，豆腐便成為齋戒的必備之物，融入了封禪文化的厚重。從漢代流傳至今，泰安豆腐早已超越食物本身，成為一方水土的精神符號，藏着中國人對清白、富足、團圓的樸素嚮往。如今走在泰安的老街，依舊能聽到那熟悉的梆子聲，看到竹筐裏瑩白的豆腐。這小小的豆腐，裝着泉水的清、黃豆的香，也裝着我對故鄉的思念與眷戀。它不驚艷，卻在尋常日子裏，給人最安穩的慰藉，就像那些藏在煙火裏的愛，平凡，卻最是深情。

●豆腐塊透着一股乾淨的嫩氣。 AI繪圖



舊店微光

張雨萱



●向阿姨贈予我的點滴暖意，早已在心底長成一片蔥蘢的綠蔭。 AI繪圖

久未放晴的天空，終於撥雲見日。我坐在書桌前，望着對面樓棟窗玻璃上反射的陽光，心頭湧上一陣欣喜。和煦的暖陽，正把金燦燦的光輝，細細地傾灑下來。

忽然想出門走走，可院子裏早已不見兒時夥伴的身影，巷子裏飄香十里的米粉店關了門，就連巷口那家盛滿回憶的音像店，如今也變成了一處冷清的手機自助服務廳。

而最讓我唏噓的，還是門口那家雜貨店。這家老店，似乎在我出生前就已在默默駐守。我對它最初的印象，牢牢定格在孩童時期——每每向媽媽討得五毛零花錢，便立刻奔向這裏，買上幾顆甜膩的糖果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正是市場經濟慢慢興起的時期。那時沒有網購，更沒有外賣，我對新奇零食的所有嚮往，都來自那家小小的雜貨店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左手攥着一包「咪咪」蝦條，右手握着一袋「小浣熊」乾脆麵，站在櫃檯前猶豫不決。店主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和顏悅色地說：「都拿着吧，我知道你就住在這院裏，以後常來啊。」

後來我知道她姓「向」，再見時便會甜甜地叫她一聲「向阿姨」。她有着一頭烏黑的秀髮，臉小小的，嘴唇薄薄的，笑起來眼睛彎成兩道細細的月牙，一派溫柔而善的模樣。每周五晚，是院裏孩子們最歡樂的聚會時光。玩累了，我們便結伴湧向向阿姨的小店覓食。有時是一根棒棒冰，有時是一包乾脆麵，你一口我

一口分着吃，那滋味格外香甜。

還記得有幾次家裏突然停電，媽媽叫我去買蠟燭。這時，總能看見向阿姨的店門依舊開着，整間小店被暖融融的光暈溫柔包裹。向阿姨一瞧是我，便在貨架間摸索，嘴裏輕聲念叨：「怎麼突然停電了？看來下次得多進點蠟燭了。」當那跳躍的火苗終於在我家茶几上亮起，一股暖意徑直淌進心田。

每逢放寒假，向阿姨的店舖總會緊閉，門面上橫着幾塊深綠色的長木板。聽大人說，她回老家陪孩子了，往往要到大年初十才回來。而我總不死心，在店門前不停轉悠，心裏只盼着那塊長木板能早點撤下。

初中畢業的那個暑假，媽媽先帶我去北京遊玩，又去爸爸外派工作的龍山小住。穿梭在繁華都市與寧靜小縣之間，一種莫名的牽掛總縈繞心頭——我很想念家門口那間小小的雜貨店，也很想念向阿姨。我迫不及待想回去告訴她，我在北京吃到一種新奇的冰棍，通體碧綠，咬開脆脆的外殼，裏面是Q彈的綠色果凍。好不容易盼到歸家，我興沖沖跑去小店，卻發現那幾根熟悉的深綠色長木板，依舊冷冷地橫在那裏。

起初我並未多想，收拾好行李便匆匆奔赴高一軍訓。兩周後，當我拖着疲憊又興奮的腳步回到家，心卻猛地一沉：向阿姨的店門，依舊緊閉。後來從鄰居閒談中我才得知，向阿姨把店關了。說是老人病倒，沒法再幫她照看孩子，她只能回老家。也不知道她有沒有再開一間雜貨店？如果有，生意一定很好吧。畢竟，像她這樣笑容和煦的店主，誰會不喜歡呢。

我只是偶爾覺得惋惜，還沒能好好跟她說一聲再見，她就帶着那家小店，帶着那些溫暖的時光，悄然消失在小巷盡頭。

或許成長就是這樣，那些我們以為會永遠駐守的風景與故人，常常在不經意間隨風而逝。但幸好，向阿姨和她這間雜貨店贈予我的點滴暖意，早已在心底扎根，長成一片蔥蘢的綠蔭。那些細碎的溫柔，不會隨歲月消散，如同微光，長駐心頭。